

世界文學全集

薄伽丘：

十日談

11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薄伽丘：
十日談



11

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世界文學全集 11

精裝39大冊

定價10600元

編纂者：本社編輯部

出版者：喜美出版社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2114號

總經銷：名家出版社有限公司

門市部：台北市萬大路576號

電話：3019692・3038722・3077633

初版：中華民國七十年四月一日

十日談

目 录

第一日 無總題	〇〇一
故事第一	〇一七
故事第二	〇二九
故事第三	〇三三
故事第四	〇三六
故事第五	〇三九
故事第六	〇四二
故事第七	〇四五
故事第八	〇五〇
故事第九	〇五三
故事第十	〇五五
第二日 命運的擺佈	〇六二
故事第一	〇六三

故事第二	〇六八
故事第三	〇七四
故事第四	〇八一
故事第五	〇八六
故事第六	〇九七
故事第七	一〇九
故事第八	一二九
故事第九	一四三
故事第十	一五五
第三日 命運的無常	一六五
故事第一	一六八
故事第二	一七三
故事第三	一七八
故事第四	一八七
故事第五	一九一
故事第六	一九六

故事第七.....二〇三

故事第八.....二一五

故事第九.....二二四

故事第十.....二三二

第四日 戀愛的悲劇.....二四〇

故事第一.....二四一

故事第二.....二四九

故事第三.....二五六

故事第四.....二六三

故事第五.....二六八

故事第六.....二七二

故事第七.....二七八

故事第八.....二八二

故事第九.....二八七

故事第十.....二九〇

第五日 戀愛的喜劇.....三〇二

故事第一.....三〇三

故事第二.....三一四

故事第三.....三二〇

故事第四.....三二六

故事第五.....三三〇

故事第六.....三三六

故事第七.....三四一

故事第八.....三四七

故事第九.....三五二

故事第十.....三五七

第六日 巧妙的辭令.....三六四

故事第一.....三六五

故事第二.....三六七

故事第三.....三七一

故事第四.....三七三

故事第五.....三七六

故事第六.....三七八

故事第七.....三八〇

故事第八.....三八二

故事第九.....三八四

故事第十.....三八七

第七日 婦人欺騙丈夫的詭計.....四〇一

故事第一.....四〇三

故事第二.....四〇七

故事第三.....四一一

故事第四.....四一五

故事第五.....四一九

故事第六.....四二六

故事第七.....四三〇

故事第八.....四三五

故事第九.....四四一

故事第十.....四四九

第八日 男女彼此欺騙的詭計…………… 四五四

故事第一…………… 四四五

故事第二…………… 四五七

故事第三…………… 四六二

故事第四…………… 四六八

故事第五…………… 四七二

故事第六…………… 四七五

故事第七…………… 四八〇

故事第八…………… 四九七

故事第九…………… 五〇一

故事第十…………… 五一三

第九日 無總題…………… 五二四

故事第一…………… 五二五

故事第二…………… 五二九

故事第三…………… 五三一

故事第四…………… 五三五

故事第五	五三八
故事第六	五四四
故事第七	五四八
故事第八	五五〇
故事第九	五五三
故事第十	五五八
第十日 豪俠與慷慨	五六四
故事第一	五六五
故事第二	五六八
故事第三	五七三
故事第四	五七九
故事第五	五八五
故事第六	五八九
故事第七	五九五
故事第八	六〇三

故事第九

六二〇

故事第十

六三五

第一日 無總題

每當我想及你們那種富於憐憫心的天性的時候，我便覺得很憂愁，因為我現在所貢獻給你們的作品是要用一個悲慘的引子的。牠令我們憶起那最凶暴的瘟疫，牠是這般可怕，我們每個人的記憶中都留有很深的痕迹。當時的情形，我將在本書的前面敘述出來。但你們不必太過懼怕，好像我除了講這次的大瘟疫之外便沒有甚麼話說似的。牠的開始雖然是很令人不歡，但好像一個崎嶇而峻峭的山，位在一個可愛的山谷的面前一樣，入去的路徑愈難行，愈覺得牠的美麗和可愛。因為快樂在先の，結果常是痛苦，所以憂愁的結果便一定是快樂了。在這個短短的小引（我說牠是短短的，因為牠不過是幾句話罷了）之後，立刻跟着便是我們允許給你們的歡樂和愉快，而那種歡樂和愉快，是出乎你們的意想之外的呀。而且如果我可以利用一個比這個更好的方法來告訴你們，我便一定採用別一個方法的，但因為我所想向你述說的事情，如果不如此說起，是不能說得清楚的，因此我便不得不用這個引子了。

救主紀元後一三四八年那一年，意大利最繁盛的城市佛羅稜薩，起了最可怕的大瘟疫，這種瘟疫，不知是因為星宿的影響呀，抑或是上帝所給予我們罪惡的公正的刑罰，數年之前已經在利凡得那裏發生，後來由此地傳過彼地，常有一種幾乎令人不能相信的破壞力，現在

這瘟疫是傳到西方了，雖然我們會用盡人們的知識和預見所能提出的方法，例如把全城的穢物弄清呀，把那些可疑的人們驅逐出境呀，來防止牠也是無效，而一切醫生會議所提出的計劃，以及常常舉行的神像巡行及祈禱，也是徒然。在先一年春天的時候，這種瘟疫便已經開始用一種愁慘而驚人的態度臨到了，牠和東方所流行的疫症有些不同，在東方鼻中出血便是凶兆，而在這裏則腋下或兩脾之間起了些毒瘤，有時是像一個小蘋果，有時是像一隻雞蛋這麼大，後來便全身起了許多紫色的斑點，有些是很大塊但數目卻少，有些是較小但卻是無數之多，二者都常是死的使者。對於這種病症的醫治，醫學的知識和藥物的力量都無能爲力，不知是因為這種疾候是無可救藥的死症呀，抑或是因為那些醫生們（連賣藥的郎中和那些自命能醫的女人們都計算在內，數目是增加到很多的）不認識這個病，總之是不能找着正當的治法，因此，所以很少甚至沒有人是可以從病裏逃生的；他們大約在發見了病徵之後第三日便死去了，沒有發熱，也沒有其他的病情。這種病症由病人傳給好人，一天一天利害起來，好像把火放在乾柴上面一樣。不但和病人對話可以傳染，甚至行近一點那患病的人或摸一摸他的衣服或他從前所曾摸過的東西都立刻被傳染了。說出似乎是很怪誕，如果不是我自己親眼看見，或不是除我之外還有許多目擊的證人，那便即使有很可靠的人告訴我，我也不敢把牠覆述出來了。我所說的怪事，就是這種疫症之傳染，並不祇是由人傳給人，最奇怪的就是無論任何生物，如果牠觸及患疫者的東西，牠也是一定被傳染的，而且有時是死得非常之快

。我們特別注意的一例，就是有一個剛才患疫而死的窮人的衣服，死後被丟在街邊，有兩隻狗剛好在那裏經過，牠們把那些衣服扒開，用口把牠玩弄，不及一小時牠們就死在那裏了。這種奇災，以及其他同樣的事情，令那些還生存的人們，發生許多恐怖，因恐怖而欲設法避免，結果令他們都採用那種殘忍的方法，即是避開了那些病人以及屬於他的一切東西，希望用這個法子來拯救他自己。有些以爲最好是一種節慾的生活，避免一切過度的行爲，組織一個小團體把他們自己關起來，離開了世界的一切，一飲一食都很有節制，用音樂以及其他可以在室內舉行的娛樂來消遣日子，對於室外的事情絕不聞問。有些人卻很注重生活的自由，他們不願意壓制他們所願意滿足的情慾，他們不斷地由這間酒店到那間酒店，或在私人的屋裏，——這些屋子的主人都遇疫死去了，所以現在那些屋子便成爲公有的地方——縱飲，他們雖然是這樣狂縱，也避開不親近那些染病的人們。在這大災難的時候，所有法律，無論人的或神的，都不爲人們所顧忌了，因爲那些執法律律的官員，都已經死的死，病的病了，於是每個人都爲所欲爲了。還有一些人是採取第三種方法的，他們是不像前一種人這樣限制飲食，也不願像後一種人這般縱飲，祇是依照他們的胃口所需求來飲食，他們常到有香味的地方來遊行，以爲這是令他們頭腦清醒的唯一的方法，因爲他們覺得全城的空氣，都已經被死屍的臭味所染污了，這樣氣息，一部分是由於這種病的自己，一部分是由於那些治病的藥材的發酵。還有一種天性更爲殘忍的人，以爲這樣對於他們自己更爲安全，便宣告唯一的治法

就是離開牠，因此便有許多男人女子離開了這城市，祇顧及他們自己的生命而遺棄他們的親屬，屋宇，財產，逃到鄉村裏去，好像他們以爲上帝的憤怒，是祇施於那些爲城牆所圍住的人們，因而斷說沒有人應該留在這被定罪毀滅的地方一樣。這四種人之中結果不是某一種完全死去，某一種完全逃免，但都一樣地生起病來，持每一種意見的人們都受同樣的災難，那些從前不理別人的，現在他病起來也沒有人理他了。我也不說那些市民們是怎樣彼此漠不關情了，這種疫症如是可怖，甚至兄弟逃避他的兄弟，妻子逃避他的丈夫，最特別的，就是父親也逃避他們自己的兒女。因此許多病人，除了朋友的特殊情誼——這是很少的——及用錢僱來的貪心僕人——甚至這也是很少的，即有也要很重的工資，而且他們對於這種看護病人的工作，是沒有甚麼大用的，祇不過有一個人來呼喚，而當他們死的時候，有一個人看着他們死罷了，而且他們所得的工資，也常要用性命來博取的——之外，是完全沒有人看顧了。在這個朋友及僕役荒的時候，有一個從未聽見過的習慣盛行起來，現在每一個婦人——無論她是如何年青和美麗——都不嫌棄男僕役——年老或年少是不成問題的——的服侍了，而且因爲這種疾病的必要的緣故，她們也不怕向他們裸赤了她們的身體；這件事將會影響那些病癒的婦人們的將來的貞節的。有許多死去的人，如果他自始至終有人看護，是或者不會死的。因爲僕役之稀少，和那種疾病之凶暴，很大數目的人們繼續死去，這數目之大不但令那些看見的，甚至令那些聽見的人也恐怖起來。因爲必要的原故有許多和本城所常用的習慣大異的

新辦法便被應用起來。從前的習慣每當有人死的時候，便有許多死者的女友，或鄰居的婦人，聚集在死者的屋裏，和死者的親屬一同痛哭，而那些男人們和一些牧師們則在門前敘集，牧師之多少是視死者之地位而定；出殯的時候，死者的屍體，由一班和死者同階級的人們的扶挽，一路點着臘燭，唱着詩，直送到死者自己所想在那裏埋葬的教會墳場去；這種習慣現在是用不着了，不但沒有一大羣的婦人來哭他，甚至有許多人去世的時候，竟完全沒有一個人來送他的終，他們離世的時候，很難得到朋友們的眼淚，那些朋友們祇有笑，祇有設法來令自己快活，因為甚至女人們也知道先替自己的生命憂慮，不暇爲別人痛哭了。沒有一個屍體有多過十個或十二人送葬的，而那些送葬的人，也並不是有名望的市民，而是用錢僱來的，他們擡着這個死屍，有這般快便這般快地擡到最近的教會墳場裏，找着了了一個他們可以找着的空位，便把那死屍埋葬——並沒有甚麼埋葬典禮——下去。

至於說到那些下流人，及許多中等階級的人，那情景便更爲可憐了，每天都有整千的這樣的人們染着疫病，貧乏地睡在家裏，希望別人來救助他，因爲沒有人理他的原故，多數是死了，有些是在街上斷氣，有些是閉着門死在自己的屋裏，直至他們的臭氣薰蒸出來的時候，他們的鄰舍們才知道他們是死了。真的，每處地方都載滿了死屍。現在人們採用一種新的方法，不顧及生人，也不可憐死者，他們找着了一些他們所能找着的挑夫，將那些屋舍掃除，把那些死屍牽出門外，每天早晨，你都可以看見這樣牽出來的屍體。他們用車或用板把牠